

一
则
『恢复』消息
唤起曾经的『热血』记忆

已经三十二岁的桂林英语角 继续激励学习者前行

近日，一则“桂林英语角恢复线下活动”的消息，让这个充满年代感的名称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中，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。

在中国各个城市，几乎都有一段关于英语角的记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急切想要与世界交流的年轻人周末凑在一起，进行英语口语交流和练习，由此形成了“英语角”。作为国内对外开放较早，也是国内最早接待入境游客的城市，桂林英语角曾经的吸引力不言而喻。除了学生，还有工人、教师、外国游客，人们都被学英语的热潮带到了这里。

如今，英语的学习方式已经五花八门，而现在的英语角，依然是一种情怀、一个象征，激励着人们重拾当年那份学习激情。

线下活动恢复 场面热烈依旧

从 1991 年开始，桂林英语角已经开办了 30 多年。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桂林英语角的活动一度由线下改为线上，直到今年 2 月才重新恢复。

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40 分，记者来到桂林图书馆榕湖分部门口，看到几位身穿绿色马甲的志愿者已经在忙碌地摆放着桌椅，同时招呼着参加英语角的新老朋友，这些英语爱好者也主动接过桌椅，不一会儿便将场地布置完毕。

上午 10 时，英语角活动准时开始。参加活动的英语爱好者早已将场地的小凳坐满，一旁的石阶和空地上也围了一圈市民。身穿志愿者绿马甲的主持人将参加者分成几个小组，开始对话题进行讨论。活动一般分为两部分，先由主持人引导参加者逐一上前就提前布置的议题做小演讲，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由讨论。许多学生手里拿着笔记本，和外国友人边用英语交流边记录，气氛十分融洽。

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帕斯万是小组主持人之一，他 2017 年来到桂林后，便一直作为外教老师在英语角提供志愿服务，加上他的汉语也很熟练，跟他一组的成员交流十分顺畅。为了确保每位参加者都能多说一点，当小组成员发言结束时，他都会做出提问并邀请其他成员回答。有的组员游刃有余，清晰流利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，有的组员则是手舞足蹈，口语和“手语”并用才答上问题，但是也获得了大家鼓励的掌声。“现场交流的效果比之前在网络上时好多了，不管参加的成员英语水平如何，大家都明显更愿意主动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。”帕斯万说。

山水学院国际学院院长范小倩告诉记者，她是英语老师，并且已经带儿子参加英语角很长时间了，虽然英语角相较于网络课堂等现代方式略显传统，但也正是这样传统的“面对面”交流才能将肢体语言、语气语调，甚至是面部表情全部准确地传达给对方，营造出一个更有代入感的语言氛围。“当面对话的教学模式也是在帮助他锻炼社交技能，我儿子原本很害羞怕生，但现在面对外国老师的提问也能大方回应，整个人开朗了不少。”

英语热催生这片小天地

刘毓鲲是桂林英语角的创办者，如今已经 93 岁高龄。回想创建英语角的过程，刘毓鲲如数家珍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1991 年，刘毓鲲从桂林七中退休，返聘到桂林市职工大学工作，负责职工大学文化宫分部。

刘毓鲲注意到，那时候学英语已在社会上形成热潮，能听懂英语、可以和外国人对话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。只不过当时的学生英语读写能力尚可，听说能力却相对薄弱，被称作“哑巴英语”。刘毓鲲虽然自己也不会说英语，但他想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交流、大胆说英语的平台，奔着这样的想法，他与其他几位老师创建了英语角。

刘毓鲲说，早些时候，英语角就在工人文化宫那堵画着棋盘的墙边。星期天象棋爱好者不搞活动，刘毓鲲他们才有机会把场地借过来办英语角。虽然条件稍显简陋，但是参加的人热情很高，即使是下雨天，英语角活动还是照办不误。

“免费开放，又有能说一口地道英语的外国人，英语角每周日都能吸引很多人来参加，有学生、工人、教师以及外国游客等等，英语角一开始就办得有声有色。”

2002 年 6 月底，刘毓鲲离开桂林市职工大学，英语角无法再使用原来的活动场地，加上没有设施和经费，面临着停办的尴尬境地。

“英语角一定得办。”刘毓鲲说，他读书时没有机会好好学英语，改革开放后尽管意识到学好英语的重要性，但已经力不从心了。为了不让自己的遗憾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刘毓鲲四处活动为英语角找场地。英语角前后一共搬了 9 次“家”，在文化宫、古南门、李宗仁官邸、桂林书城等地方都开展过活动。2005 年，桂林图书馆榕湖分部为英语角无偿提供了场地和桌椅板凳。

从那以后，桂林英语角在美丽的榕湖边扎根。每个周日上午，市民们都在这里看到一群英语爱好者和外国友人聚在一起畅所欲言。而每次活动，刘毓鲲都会先人一步来到英语角，提前布置场地和课题。



↑ 上世纪 90 年代初，桂林英语角在职工大学举办活动。

（图片由桂林英语角理事会提供）

➡ 刘毓鲲（右）与外籍志愿者合影。

（图片由桂林英语角理事会提供）

下转 05 版 ▶▶

